

赛博朋克中后人类与机器的互动

杜伊凡

重庆交通大学

[摘要]随着近几年赛博朋克影视作品的出现,这个曾在20世纪就震撼了观众眼球的类型科幻如今又一次吸引了大众的目光,《神经漫游者》、《银翼杀手》、《阿基拉》等作品重新被拾起、热谈。霓虹灯、高科技犯罪分子、仿生人、巨型跨国集团等剧作元素和视觉美学被看作是对未来都市的极端预言。距离赛博朋克之父威廉·吉布森写出《神经漫游者》已过去了三十多年,赛博朋克的神秘面纱早已被揭开,但如今打开这些经久不衰的科幻作品,人们仍会惊叹于剧作家的预见性,人工智能正在各个领域得到应用和发展,“赛博空间”不再是一个飘渺的想象。

[关键词]赛博朋克;后人类;人工智能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10.597

赛博朋克原本是一种科幻小说的类型,20世纪的科幻小说新浪潮涌现出一批与此前黄金时代截然不同的作品,作家们以反乌托邦的叙事,展现高科技和低生活的未来世界,并就此在电影、动漫、游戏等领域形成一股流行旋风。《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在1982年被搬上银幕,改编成电影《银翼杀手》,第一次把赛博朋克世界呈现在大众眼前。1988年《阿基拉》在日本上映,画面中对2020东京奥运会的预言一闪而过,如今导演大友克洋在影迷心中已然封神。押井守指导的《攻壳机动队》于1995年上映,走入西方视野,轰动北美,2017年著名影星斯嘉丽约翰逊主演真人改编版电影。

这一科幻风格出现于20世纪八十年代,是把黑色电影、西部片、神话摄影等众多元素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新的科幻类别^[1]。探究其背后复杂的文化思潮和社会背景,除了六、七十年代的反文化浪潮、后现代主义思潮,还有最重要的技术革命。赛博朋克的英文译作cyberpunk,其中的cyber一词源自维纳的控制论,在赛博朋克作品中人们的生活被一个系统所控制,“这种系统总是依靠某种特定的技术来实现统治。这种超级技术,融合了从动物到动物、动物到人、人到动物的基因材料,创造了能够像人一样思考的机器和像机器一样思考的人。”^[1]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生物工程、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等技术得到发展,让观众眼花缭乱的“插脑”、“数字生存”、“基因改造”已经形成了作品本身的一套符号表征体系,赛博牛仔们摒弃肉体,追求精神自由,生命复制和基因改造让传统神学的意义迷失。这类科幻母题看似很遥远,但如同导演押井守所说:“我觉得这已经是现实了。在座的所有人都有手机,我也有,现在只不过是把手手机放进脑子里的问题。”在面目全非的未来世界,后人类与人工智能相互追逐,不断思考着自身躯体和精神的异化。

一、技术嵌入:后人类的媒介异化和人文主义的消亡

1985年,哈拉维提出著名的赛博格宣言,她将赛博格定义为无机物机器与生物体的结合体^[2]。赛博格的概念被看做是后人类的一种实现形式,在吉布森的小说里,人的自然属性遭到鄙弃,对身体的技术改造使人成为半人半机器的电子人。这种由自然和技术共同缔造的人类被称之为“后达尔文

的生命概念”或“后人类”^[3]。人们不再担心衰老、死亡,摒弃残破衰老的肢体,让机械延续身体机能。“意识永存”原本被用来被歌颂在人类文明中做出贡献的画家、作家、音乐家、政治斗争的领导者等等,千百年前的肉体化为泥土,后人继承他们的衣钵,使其精神思想流芳百世。但在赛博世界中,想要读懂伟人的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只需要一台计算机,他们的思想已经在赛博空间里永久保存。

回顾媒介的发展史,从口语、文字、广播电视到互联网,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用不同的媒介会对人们的思考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当现代人类投入科研,不断精进技术,让机器代替人力,其实不知不觉中媒介也在塑造着人本身。“赛博人成为传播主体,媒介便不再是外在于人的一个工具或者机构,而是转为身体本身。身体成为一个界面。”^[2]

当下,人们逐渐抛弃书本,利落地打开手机刷短视频消磨时间,同时市场上,资本正在创造一个又一个的消费神话。纵观古今,千年前的古人和现代人所追求的事物其实本质未变。赛博朋克的底层逻辑是让科技浸染下的欲望无限膨胀,当观众看到人与技术结合的异变会觉得不可思议,却与后人类有着某种情感上的连结。当后人类装上义肢或者像《攻壳机动队》中的某些角色一样,直接抛弃肉身,将大脑嵌入机体,后现代社会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技术与人文在大脑中内爆^[4],结果就是媒介异化和思想异化。

异化是自然规则被打破,传统的自我认知被解构。赛博科幻里人类几百个世纪以来建造的人文世界被自己亲手摧毁,在科学理性与人文主义的博弈中,人们这次走到了对立面。

二、造物主的权力:人工智能和仿生人

电影《银翼杀手》开头引用了著名的“图灵测试”,由“人工智能之父”图灵提出。智能意味着机器不仅能运算,还能学习能思考。相比科幻大片中的未来感,人们当下可接触可感知的人工智能应用领域之一就是新闻传播,早在2006年,美国就开始运用机器人写新闻稿件,2018年在浙江举行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出现首个AI合成主播,更不用说那些算法智能分发和个性化推荐、疫情期间医院的送餐机器

人、银行的机器人客服等等，人工智能在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仿生机器人则是赛博朋克中人类利用科技妄图打破自然规律的进化形态，2016年开播的美剧《西部世界》让观众惊掉下巴，人类创造杀戮主题乐园，机器人只是游客体验快感和享乐的工具，在这座人类亲手制作的伊甸园里，机器人就像亚当夏娃一样，作品在深层探究了人类的自我意识^[5]。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在1950年出版的《我，机器人》一书中，提出机器人伦理的三定律，即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或者目睹人类个体将遭受危险而袖手不管，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给予它的命令，当该命令与第一定律冲突时例外，机器人在不违反第一、第二定律的情况下要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生存，这并不只是文学上的戏言。电影《黑客帝国》中展现的是一座未来荒漠的“养殖场”，机器人战胜人类，反过来孵化人类胚胎制造能源。

仿生人背后的伦理是对整个人类自我认知的全面解构，2018年中国生物学家贺建奎向世界宣布他的成果：两个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这一消息震惊世界，人类手中的生物技术尝试越过基因改造这道红线。当人类可以编辑、制造生命，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还能发挥其社会功能吗？传统神学和各民族的史前神话又该放在何处？正是神秘和未知让人怀有敬畏之心。赛博朋克中人类替代了神坛之上的造物主，所以一切欲望不再受规约，后人类和人工智能都在寻求自己本身存在的意义，不仅对自身迷茫，也不知如何与对方相处。

三、主体性迷失：机器统治和情感困境

2017年，AlphaGo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柯洁，人工智能突破人们的想象，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许多网友戏言科幻电影或许要成真了。AI威胁到人类地位的场景早已屡见不鲜，因为机器和人文在各种语境上似乎一直处在对立面。《流浪地球》、《2001太空漫游》、《机器人总动员》等科幻电影中都有一个人工智能在监控着人类，他们没有人类的情感，只会遵循工具理性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但是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最受诟病的，就是其目的至上、本身被当作了谋利谋权的工具，忽略了价值理性中那些思想意识、义务、尊严、美、规训等信念。”^[6]1987年，梅津泰臣、森本晃司、大友克洋等八位大名鼎鼎的导演围绕机器人创作了八部短片，汇编成作品《机器人嘉年华》，在这颗科幻动画的遗珠中，创作者对现实世界进行主体性的反思，没有价值遵循的机器人误解科学家的指令准备毁灭地球，刻板化的未来人类既恐惧自己制造出仿生人，又想追寻在冰冷的科技现实中早已迷失的内心情感。

赛博朋克及机器人的科幻题材中人们一面担忧技术控制让自己沦为机器和资本的奴隶，一面又在对机器的控制中展开浪漫的想法，借由爱情题材反思当下的社会距离，反思人

文与科技的尺度。人与人工智能之所以相恋，逻辑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导致机器人人性化、人类机械化^[7]。电影《她》的未来世界中，市面上推出了一款人工智能操作系统OS1，男主角在经历了情感失败后恋上他的AI。然而所有这类电影的结局大多以“悲剧”收尾，人类不能让科技超越自己控制范围内，科技也没有到达电影里所能企及的高度，机器人往往最后走上探寻自己的路途。或者干脆不做想象，就像《黑镜》中，原本希望人工智能成为自己对逝去爱人的情感寄托，可最终冰冷的脑回路并未回馈自己人类同胞一样的情感共鸣。

四、结语

赛博朋克这类科幻母题探讨人文主体的数字生存，但是赛博世界的架构基础并未脱离出时代，反而是基于当下工业糟粕及资本膨胀对人类的精神压迫，即使电影的结尾救世主带领全人类战胜了机器统治，但人们走出电影院却未有劫后余生之感。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博弈在新时代的科技革命中一次次回潮，人们重新把赛博朋克科幻搬上荧幕，也是一种信号。时至今日，那些扛鼎之作所预言的时代已经到来，陈旧的时空与超前的未来在当下交叠内爆，显示出历久弥新的魅力，人们不仅在追逐着消费、被消费裹挟，同时也在反思，后工业时代为资本是从，后现代主义就要打破和对抗^[8]。在与机器共生的现实世界，人们会不断寻找技术发展的平衡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会让幻想中扭曲的未来荒漠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 [1] 束辉. 赛博朋克小说的后现代主义特质[J]. 社会科学, 2013(09): 119-121.
- [2] 孙玮. 赛博人: 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J]. 新闻记者, 2018(06): 4-11.
- [3] 胡戈. 由鲍德里亚的仿真理论看威廉·吉布森的赛博朋克科幻小说[J]. 东南亚纵横, 2010(02): 116-119.
- [4] 刘燕.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传媒理论与媒介现实的构建[J]. 国际新闻界, 2005(03): 59-64.
- [5] 魏泉. 《西部世界》: 人类越权的隐喻[J].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9(02): 32-38.
- [6] 陈昌凤, 石泽. 技术与价值的理性交往: 人工智能时代信息传播——算法推荐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思考[J]. 新闻战线, 2017(17): 71-74.
- [7] 田茵子, 曾一果. 身体与身体缺失的情感想象——科幻电影中的“人与人工智能之恋”[J]. 电影评介, 2020(15): 16-19.
- [8] 王博医. 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根源[J]. 理论观察, 2017(01): 36-38.